



# 寡過未能齋筆記

蓮華妙音

蕩益大師曰：「佛法之衰也，名利重心，簞鼓為事。求一真操實履者殆不可得。有能持戒精進，讀誦大乘不馳世務，縱道眼未開，亦三世諸佛所歎許也。」

又曰：「末法衰敗，良以邪正不分。丁斯時者，未暇較深淺，急須甄邪正。其人正淺亦可依。其人邪深當愈斥。正人雖淺，必害少而利多。邪人雖深，必害多而利少。」學佛擇師，親近善知識，宜在此遺訓中着眼，必無大舛。

什麼是實在的？沒有實在才是真實的。什麼是現實？你認為不現實的是現實。

念佛沒有別的訣竅，只有一個，就是別忘了念。只要你不忘念佛，別的儘可一切不管。最要緊的是不可求一心，排雜念。求一心，排雜念是念佛的大障礙。念佛就是念佛。一牽掛上別的就不是專一念佛了。雜念儘管牠雜。你只是念你的佛。教他們兩不相涉。所要的是工深。念佛愈久的，愈知念佛的味道。不念佛的不能知道。

於今之世，瞻矚人間舉措，無一不與利害有關。大而國際，小而家庭無一出此範圍。縱躬行仁義道德者，亦冀在得君子之名。其他無論矣。俗人如此，尚有可原。而最反對名利兩途之佛教界，亦不例外，則不能無訾議矣。佛教乃解決生死問題者。而名利實為生死之禍根。所有舉措亦僅以趨利避害為準則，實不如處俗應與人一較短長也。

差別是相對。平等是絕對。世間本自平等。有差別者，人之妄見耳。舉例言之：皇帝之苦樂與乞丐等。皇帝可樂者富且貴耳。所苦者臣民之統馭耳，敵國外患耳。乞丐所苦者，衣、食、住耳。所樂者一無牽掛，自由自在。斯二者之苦樂

若在天秤上衡之，絕對相等。其他相對法無不如此。

幼年問先君座右懸一牌，上書「拂逆之來，是造物試汝氣度如何耳。」當時不諳其義。及長始稍知。先君已塗去之矣。予請示，訓曰「從前認宇宙有造物主，司人之禍福窮通。今知固有主人禍福之神，但彼禍福衆生之依據乃衆生之心行耳。故禍福大權，實操之在己。既操之在己則所謂造物主者亦已耳。拂逆之來是自召。自召應無憾。無憾則又安有所謂氣度如何耶？故塗之。」是時先君已久研內典。前之座右銘雖較淺，然能進入無憾亦為一階梯，不為無功。觀懸之十餘載可知。

先君嚴戒我等入政途。訓曰「世上任何正當職業均可就，惟絕不可入政界。汝輩如為我後，希嚴守此誠。」政界何以不可入，未經明訓。至今已稍諳其義，然祇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。

民國十年華北水災。行政當局廣募賑款賑濟。我縣知事林公亦糾合紳耆組織募捐委員會。時予長兄亦委員之一。請示先君捐款若干。示曰四十九元。省制凡捐款達五十元者即獎。先君為避獎也。予為委員又不能隱名。故示如上。及陳之林公問曰「捐款四十九，此中似有文章，何吝此區區一金而不五十耶？」長兄答曰「嚴君命不敢違。不悉其故。」林窮詰之始吐實。林曰「歸稟若翁，予多募其一金，不為請獎可耳。」於是認捐五十元。及委員會結束，林公親齎省頒獎章至舍。先君曰「縣憲失信。」林公曰「此而不獎是予不知縣事矣。」相視噤然。

佛前燃燈燼云表光明。但予謂另有深意存焉，試思「光明」果何物？日光照地不可掬捉，而

無處不遍。一燈雖微，其光亦自能遠傳至不可知處。蓋光者可見而不可取，且無遠弗屆。供燈時能作如此觀則功德無量矣。

香烟縹緲不知其歸。供香時以意念運之於無何有之鄉，是真供養佛矣。

「三代上惟恐其好名。三代下惟恐其不好名。」好名則淡於利。淡於利則自能以物濟人以名利已。今則以好名為獲利之先驅。既名矣利自隨之。終於名利雙收而無以利人矣，是又恐今人之好名矣。

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」是說理體。「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」是說事用。體、用果有異耶？體具全體大用，此其所同。動而為用，則人各不同，所以為異。人誤「用」為「體」，故紛爭不已。若同認其「體」，當啞然失笑矣。

近世治哲學者，每以哲人當世之社會環境為背景以斷其學說之所由生。此無異已墜入「唯物史觀」。社會背景固不能毫無影響於學說之發生。但此對倫理學、政治學、社會學、藝術及一般不究竟之哲理而言。若對解決生死問題之佛教，亦以此眼光斷之，未有不謬之千里者矣。蓋生死問題，自有生民以來即存在。而此亦是人生究竟之問題，不因社會之變化而變化。問題既無變化，研究解決問題者，寧能受社會變遷而異其宗旨？在解決之方法上容或受社會影響而稍異其趣，末也。中心問題（生死）必萬變不離其宗。此攻佛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。否則適用唯物史觀以衡佛教，則釋尊捨王位而苦行，只能謂為心理變態矣。有斯理乎？然若謂生死問題亦發生於有生之環境，則予欲無言矣。

「心」這個東西，操之則存，捨之則亡。你不控制他，他就控制你。儒家的戒慎恐懼，存養省察，都是為控制他。但是很不易得其要領。不長助長，就是忘失。老實念佛實是最好的辦法。一切不管，就是別忘了念佛。字字分明就是存。

# 了凡

# 四訓

(一)

# 譯語

明後學勤 袁公了凡作  
後學勤 袁公了凡作

## 一、立命之學

當我童年喪父以後，老母就教我放棄讀書科舉的途徑，學習醫術。理由是：可以養家利己；可以濟世益人。同時，告誡我說：「如果能以研求一種技藝成名，也滿了你父親昔日的心願呢！」

後來，我在慈雲寺遇着一位老年人，鬚子很長，相貌魁偉，態度瀟灑，像神仙一般。我向他恭敬行禮。他對我說：「你應該是官場中的人，明年，就可以考取秀才，為什麼不讀書呢？」我把原因告訴他；並請問他的姓氏家鄉住處。

他回答說：「姓孔，雲南人。曾經得到邵康節皇極數的真實傳授，這數應該傳給你。」

然後，我請他到家裏，把這段經過稟報母親；母親就讓我虔誠的款待他。

試驗他的數理，絲毫都無不驗。我就動了讀書的念頭，同姓沈的表兄商量。

他說：「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裏開館教學，我送你去讀書很方便。」

我因此拜郁先生做老師。

孔公爲我推算數理：童年考試，在縣裏，是第十四名；在府裏，是七十一名；提學史考，是第九名。

明年，我去投考，三處名次，完全相符。復爲我占卜終身的吉凶禍福。指出某年科考，當中第幾名，某年當補廩生，某年當補貢生，拔貢以後，某年當被選作四川一個大縣的縣官。在任作三年半，就應該告退回家。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，當死在家裏。可惜沒有兒子。

我把這全部寫下來，同時謹慎的記在心裏。以後，我所遇着的考試，名次全不出孔公豫先推算定的。

惟獨算我食廩生的祿米，到九十一石五斗，就該拔作貢生；可是，等食米到七十多石的時候，提學史屠宗師就准補貢，我暗自懷疑。果然後來被代理知府的楊公批駁。直到丁卯年，殷秋溟宗師見着試場的廢卷，歎惜說：「這五篇策論，就是五篇治國的奏議，那可以讓這讀書明理的書生，終老家庭呢！」就依據縣裏申請的呈文，批准補貢。先後食米合計起來，恰巧是九十一石五斗。

因此，我更相信，升遷調補，全憑定命；早晚遲速，皆有定時；就把一切都看淡，無所希求了。補取貢生以後，就到達燕京。住了一年，每天靜坐，不看文字。

己巳年南歸，遊金陵。在沒有進國子監大學前，先到棲霞山，拜訪雲谷禪師。兩人對坐一室，三天三夜，未曾合眼。

禪師問道：「普通的人，只因受了妄念的糾纏，所以不能成聖人。可是，這三晝夜，我看你沒有絲毫的妄想；是什麼原因？」

我回答說：「我的命運，早被孔先生算定了，榮辱生死，全是定數。所以，要妄想，也沒有可以妄想的。」

他笑着說：「我把你當豪傑看待，原來只是一個平常人啊！」

我便請他開示這話的道理。

他回答說：「一般人不能做到心不外馳的境界，所以，就會被陰陽氣數束縛的逃脫不得。但是，對平常人，才有定數。極善的人，沒有定數；極惡的人，沒有定數；你廿年來被他算定的數

念得自在就是養。雜念紛擾單提正念就是省察。久而久之把心控制到完全馴服，不敢妄動分毫，生死自了。因爲生死根源就是你被「心」所控制，而不得自由。今「心」既完全無條件降服，生死不了何待！這種簡單而絕妙的制心法，尚不肯信賴，那就是永遠向心投降。辟淨土者多勸人研教。教之制心力，果愈於念佛耶？黃葉禪師曰：「多知多解，翻成壅塞。唯知多與小兒酥乳吃，消與不消，都總不知。三乘學道人，皆是此樣，盡名食不消者。所謂知解不消，皆爲毒藥，盡向生滅中取，真如之中，都無此事。」印光大師教人專念佛，不作大通家，真是過來人語。不念佛者，不足以語此。

「黃葉止兒啼」如必教啼兒知黃葉之爲黃葉，不祇爲多事，恐更將無以止兒啼矣！

放之則彌六合是法界觀。卷之則退藏於密是祖師禪。能彌六合始能藏於密。能藏於密始能彌六合。只問下手時欲先彌六合抑先藏於密而已。若放則限於有限之世界。退而復納入有容之空間，是不能彌復不能藏，將永受生死纏縛而解脫無期矣！

數學上的無窮大「∞」與無限小「E」到底有何區別？無窮大已超乎思想範圍以外，而無限小亦超出思想範圍以外。是二者俱屬不可想像者。既均屬不可想像，謂爲相等亦無不可。

再如數學公式

$$\begin{aligned} 1 &= \infty, \frac{2}{\infty} = \infty, \frac{3}{\infty} = \infty, \dots, \frac{\infty}{\infty} \\ &= \infty \text{ 是 } 1=2=3=\dots=\infty \\ E &= 1, E=E \times 1 \quad \text{III } 1=\infty \\ E &= E \times \infty, E \times \infty = \infty \text{ 是 } E \parallel 8 \end{aligned}$$

無窮大是法界觀，彌六合。無限小是祖師禪，藏於密。∞與E既相等則法界觀與祖師禪，彌六合與藏密無不相等矣。

一切本自平等。而人妄自分別，斯有一切法對「差別」。既無差別又安有所謂等乎！